# 意識流與天人共創

愉韻度曲 梁君度

近日，筆者以題為《春秋》的彩墨畫，參加香港舉辦的《自在》——意識流×天人共創藝術聯展。作品將春秋時序中的「橙黃橘綠」並置於同一畫面，以跨界思維打破傳統水墨的固化邊界，融匯西方現代美學邏輯與東方天人哲思，是一次新嘗試。

展覽拋棄傳統山水花鳥制式化的描摹範式，以「自在」為精神內核，大膽引入意識流美學體系，並與嶺南水墨的創新理念「天人共創」雙核共生，展開一場中西藝術思維的深度對話；同時，這也是青年藝術群體對現代水墨轉型的一次深刻探索與實踐。

從美學溯源來看，意識流原屬跨學科的現代思想體系。1890年，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學原理》中提出核心論述：人類思維並非靜止的片段，而是連續、流動、更迭不息的生命意識狀態。此一理論其後滲入文學藝術領域，催生出以自由聯想、內心獨白、情緒流轉為核心的創作手法；普魯斯特、伍爾夫、喬伊斯等大師的經典著作，皆藉捕捉真實、細微而無序的內心意識，顛覆傳統文藝的敘事邏輯。

長久以來，水墨藝術多以「寫實摹物、借景抒情」為創作邏輯，講究筆法、結構與意境的規整統一。本次展覽的突破之處，在於將意識流的流動性、隨機性與主觀性植入東方筆墨體系。參展作品不再執着於客觀物象的精準還原，也不再受章法、制式與程序束縛；藝術家以筆墨為媒介，記錄心念起落、情緒流動與瞬間感悟，使畫面不再是風景的復刻，而是心靈流動的視覺定格。靜止的水墨畫卷，由此有了時間感、流動感與生命感。

如果說「意識流」是當代藝術的內核革新，那麼「天人共創」便是根植於嶺南畫脈與東方哲學的精神根基。嶺南畫派素以「折衷中西、融會古今」為宗旨，主張師法自然、隨機賦形、心境合一。所謂「天人共創」，即是打破人為的刻意雕琢，順應筆墨天性、自然意趣與主觀心境，使天地之氣、筆墨之韻、人心之思三者相融共生；在接納創作過程中隨機性與偶然性的同時，以古法為底、以心意為魂。既守東方水墨虛實相生、意境悠遠的文脈根本，又借西方意識流美學解放創作思維，這正是本次展覽作品的真實寫照。



●作品《春秋》 作者供圖

# 遠揚的藝音

姚弦雅音 姚珏

前些天，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演藝中心，舉行開幕音樂會，我有幸登台演出。由指揮家林大葉指揮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音樂學院交響樂團，與我合作演奏了中國弦樂經典小提琴協奏曲《梁祝》。站在全新啟用的演藝中心舞台上，感受通透乾淨的聲場，我心裏滿是感慨。一座布局港深的大學裏面，落成這樣規格的演藝空間，對學校師生、對整個大灣區的藝術生態來說，都是一件可喜可賀的大事。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演藝中心建築面積約3.3萬平方米，建築主體包括874座的歌劇院（含樂池座席）、796座的音樂廳。整體設計由西班牙EMBT建築事務所與上海霍普建築共同完成，設計以「聲情山水·疊奏鵬城」為核心理念，回應嶺南文化、地方氣候與地域特質，並將演出、教學與日常生活三大功能有機融為一體。室內設計以「遠揚的藝音」為設計理念，把流動連貫的藝術表達融入空間，聲學體系也採取了最新科技，達到了國際領先水平。

場館硬件是基礎，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用好這個平台。我覺得「遠揚的藝音」其中一個意思，就是藝術審美在教育中至關重要，不論是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經驗，還是當今科技與藝術相互賦能的未來，藝術審美對於人的成長和想像創新都有巨大的推動力。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徐揚生教授在開幕音樂會致辭中提到：「演藝中心對大學具有重要意義。在人工智能時代，大學始終將藝術教育作為人才培養的重點。藝術不僅是感性世界中人生的支點，也是理性世界中想像力與創造力的源泉。大學教育希望讓藝術成為每一位學生人生的旅伴，走到哪裏，就將愛帶到哪裏。」

我在香港深耕青少年美育多年，持續推行音樂能量計劃，摸索一套面向下一代的二十一世紀藝術教育模式，多年來做了大量落地的普及、授課、巡演和青年培育工作。站在這個新舞台，我很自然地在思考：這份在香港沉澱下來的美育經驗，能不能和深圳的優勢結合起來，走出更深一層的深港協作。

恰逢APEC會議剛剛在深圳舉辦，全球目光匯聚灣區。大家談論最多的是環球經貿、創新與科技合作，其實這些同樣需要文化的想像力、文明的互鑒理解、區域長遠的融通，根基永遠在人心相通、青年相通。深圳是全國頂尖的科創新城、青春之城；香港在藝術美育教育、國際文化交流上有長期實踐。二者剛好互補，有條件共同探索藝術與科技融合的美育新路。

「遠揚的藝音」還有一個重要的意思，就是能夠把我們中華優秀文化、大灣區特色文化通過深港的合作，推向世界，增強中華文化世界影響力。香港要建設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我們大灣區的美育教育，不僅僅是學樂器、聽音樂會，下一代的孩子，更需要同時擁有藝術感知力與科技思維。我相信，以新落成的演藝中心為支點，增強深港兩地的交流、合作、創新，能夠走出一條大灣區自己的特色道路，讓遠揚的藝音響徹世界。

# 塵色與空性的偶遇

想入飛飛 鄧飛

近日一個清靜傍晚，我與一眾議員同僚結束事務，相約參觀區內一間別致的佛教精舍。鬧市樓宇之間，藏着這處以《楞嚴經》為名的佛堂，安坐大廈一隅，在繁華街景中獨得一份清寧。抵達樓下等候電梯，準備登樓禮佛，抬眼卻遇見極具反差的一幕：電梯當眼處，一塊秀身美容店的廣告牌格外醒目。畫面中模特姿態嫵媚，盡顯摩登時尚風采，牌面一行英文「Modern is my beauty」直白亮眼，訴說着都市對絢麗外在、世俗美的追逐。這是搭乘電梯的必見風景，唯有捨電梯走樓梯，方能避開這滿眼繁色，直抵佛堂清境。

一念頓生，不禁莞爾。世間因緣玄妙，往往藏於日常巧合。凡夫入道，多是先見世間絢麗之色，再尋本心清淨之空，此番布局雖是無心巧合，卻暗合「先色後空」的禪意，趣味盎然。更為巧妙的是，精舍以「楞嚴」冠名，恰好對應《楞嚴經》中膾炙人口的摩登伽女典故，而廣告牌的「Modern（摩登）」二字，讓這場偶遇更添幾分玄趣。初觀之，難免讓人聯想古今呼應，只當是塵世因緣的趣味巧合。當然，此番聯想終是穿鑿附會的閒思，不可當真。細考佛典便知，梵文「摩登伽」與英文「Modern」只是字形、字音近，二者毫無語源關聯，純屬美麗誤會。

佛典之中，摩登伽女是反覆出現的經典人物。不少人誤以為其名指代「摩登伽之女」，實則不然。「摩登伽」是古印度種姓制度中層級最低的族群，即經典所稱的「不可接觸者」，身處底層、備受偏見。佛陀專門度化出身此種姓的摩登伽女，使其皈依佛門、融入僧團，正是為了打破階級桎梏，彰顯佛教最核心的「眾生平等」大道。而《楞嚴經》着重記載的，是另一層動人心魄的修行考驗。經中記述，貌美癡情的摩登伽女，執戀端莊俊朗的阿難尊者，心生執念、以情相惑。面對熾熱情愛與美色誘惑，修持高深的阿難一時心神動搖，戒體瀕臨失守，幾近道心破防。

危急之際，佛陀洞悉危機，遣文殊師利菩薩持智而來，誦持楞嚴神咒，以無上智慧破除情執迷障，喚醒阿難本心，助其抵擋世間情色考驗、守住清淨道心。一塊街頭廣告，一間楞嚴精舍，一場古今文字巧合，串起世間繁色與佛法空性。都市摩登之艷、凡塵情愛之執，與經典修行之定、本心清淨之空相遇，小小一隅樓梯口的偶遇，盡顯世間萬法相生、執念與覺悟相衡的人生真義，引人細思回味。

# 冰霜霧

百家廊 袁星

秋冬天，驅車外出，最頭疼的就是冰、霜和霧。

北方的冬天，夜間溫度一般都低於0℃。這個溫度，車玻璃容易上霜和結冰。若室外乾燥且冷，開車時，車內又容易起霧。霧氣貼上玻璃，能見度便瞬間下降。不趕時間還行，如果着急趕時間，乍遇這種情況，心頭立馬堵住，無名火毫無道理地直衝腦門，卻又真氣不得。總不能一生氣把車玻璃砸了吧！

冰霜霧，不愧為冰霜霧。在它們那裏，誰求情也沒用。不管你惱不惱，每年冬天，這種情況都會遇到。它們自顧自地隨意來去，誰的話都不聽，誰的面子都不給。特別是每年冬天突然到來時，或者明知道會來偏又忘了準備時，心裏那個氣啊，甭提有多大。

最先到來的，一般是霜！深秋初冬，說不定哪天早晨，車玻璃上就結霜了。霜薄，一小片一小片的，與結冰比，顆粒感明顯，尚算均勻，但並不密實。有時，就算大半個玻璃上結霜了，也總會有一些稀稀拉拉的空隙在。若不是特別着急，打開汽車暖風稍一吹，或者拿張身份證大小的紙卡輕輕一刮，就不遮擋視線了。

白天濕氣太重，或雨後，或底層雪融水結的冰，就密實多了。這種情況下，往往整塊玻璃都被凍得嚴絲合縫的。冰層像塗了油又被壓路機使勁碾壓過，跟強力膠水似的，和車玻璃融為一體。拿紙卡、塑料卡去刮，硬梆梆的毗溜滑，連撓癢癢都不如。直接澆開水的話，估計效果確實能立竿見影，但車玻璃也極大概率會隨之炸裂。真跟冰置氣，得不償失。

為對付冰霜，我買過三次前玻璃風擋。第一次買的風擋，只是單薄的一層，大風一吹就微微鼓動。因和玻璃間有縫隙，該結冰時照樣結。雖然結冰的面積明顯變小，結冰的厚度明顯變薄，還是影響視線。忍了段時間，丟棄不用了，再買厚的。那個加厚的玻璃前擋，不用掛在後視鏡上固定了，裏面埋有多個小磁鐵，可以吸附到車體上。一般小風沒問題，真遇上大風，甚至可能直接被吹飛。早晨想開車時，整塊玻璃上全是冰，前擋也沒了，偶爾遇上這種情況，照樣抓狂。可抓狂歸抓狂，暫時卻沒好辦法。

溫度極低，整個玻璃上都是冰時，試過用毛巾泡熱水擦拭。效果還行，但擦完後濕漉漉的玻璃會再次迅速結上冰。後來看到一個辦法，便試着用了用。玻璃上結冰了，找來一個透明薄塑料袋，裏面裝滿熱水，提着它在車玻璃上適速「溜冰」。這個辦法，既能讓冰快速融化，還不增加多餘的水，確是巧思。只不過，仍然有點浪費時間。

那次回家，把車停到小區樓下，見妻子正用兩個拆解開又踩平整的舊紙箱遮蓋她那輛四輪電動車的前擋風玻璃，並掀開雨刮器將其固定。她說，預報有雪，紙箱厚，風吹不透，有積雪一掀就行。這辦法，試了幾次，確實可行。只是有時因紙箱面積太小，須遮蓋多個，拼接處難免會有雪花或雪水透過，糊在玻璃上凍硬，不易清理。

紙箱易找，但也偶有不足時。另外，用雨刮器固定紙箱，不太牢靠。樓下儲藏室裏的一張舊竹蓆，成了新試驗品。那張竹蓆約一米半寬一米八長，三四毫米厚。我把它正面朝上橫放到轎車前擋風玻璃上，能遮個大概。竹蓆表面光滑，內面覆有紗網。竹製品的厚度和分量也剛剛好。用它擋車玻璃，遇上霜凍和下雪，早晨掀開，大部分區域都乾乾淨淨的，隨掀隨走，一點不影響開車。

應對車內起霧，試過多種方法，效果都不理想。抹布或毛巾擦，麻煩還不安全。專門買過長手柄刷子，省事些，效果卻也不盡人意。最後，乾脆猛開空調吹。涼風不行換熱風，熱風不行再換涼風，實在不行就自我委屈些，稍微開開窗。路上有了冰霜霧，減速慢行打開霧燈即可。車玻璃上有了冰霜霧，就得優先處理掉。這些東西糊在玻璃上，視野不清，看似沒啥，隱患卻極大。路上行車，安全與否，常常就在剎那之間。

冰霜和霧，秋冬春之常客。有時是景，有時添堵。是景是堵，全憑態度。正視它，重視它，應對它，它就乖，就是景。反之，它就添堵，很堵。

# 文華把自己交給粵劇

爽姐私語 林爽兒

第一次聽到文華的名字，是有粵劇粉絲告訴我，這位女文武生好有型，演得幾好，叫我看看她的演出，當時身邊另外一位粉絲答一句：「她曾經是消防隊的大姐大。」這一句很吸引。這以後我常常留意她，看看她有什麼與別不同。

原來她於2002年投考消防處，成功成為香港第八位女消防隊長。消防員「返一放二」的輪班制，讓她在工餘時間得以專心寫劇本及排練。

文華任職消防隊長逾十年，至2014年，因劇團發展日漸成熟，加上獲前輩及業界賞識，她決定辭去薪金優厚的公務員職務，全職投入粵劇創作、演出及教育工作。

文華籍貫廣西桂林，7歲來港定居。母親張才珍是桂劇小生演員，父親李石庵曾任香港中樂團樂師，姐姐李暉則是世界武術冠軍。自小在濃厚的傳統藝術與武術氛圍中成長，三歲時已能背誦母親演出的戲曲內容。

文華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在大學選修中國戲曲課程期間受到啟發，開始改編及撰寫粵劇劇本。畢業後曾任中學教師，1999年毅然放下教鞭，考入香港演藝學院修讀首屆全日制「演藝文憑（粵劇）課程」，並於2009年修畢香港八和會館與香港大學合辦的粵劇編劇班。

25年前她下定決心，組成天馬菁莪粵劇團，這一路走來真不容易，希望趁着邁進26周年，令自己圓夢，給自己一個交代。文華透露明年會去桂林做一個交流活動，不知會不會帶地道的香港粵劇演出交流，讓更多人認識香港粵劇。今日認識到文華這位女文武生，了解她20多年努力不懈的故事，沒有那份堅持是做不出今日的成績的，實在令人讚許。



●文華（左）與林穎施在《洛神》一幕的演出。 作者供圖

# 50年的中國何以看深圳

鵬情萬里 趙鵬飛

「看五十年的中國就來深圳。」

這句話出自習近平主席在深圳舉行的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歡迎晚宴上的致辭。他的原話是「看千年的中國去西安，看五百年的中國去北京，看一百年的中國去上海，而今天則要對大家說，看五十年的中國就來深圳」。這一席話立刻衝上熱搜榜，成為深圳最新的城市名片。

提起深圳，大部分中國人腦海裏自然而然就產生了改革、科創、高效、現代；就像提起北京，就會想到故宮、天安門、長城、首都；提起上海就是時尚、金融、富裕、小資；提起西安就是歷史、盛唐、城牆、文化，都是中國的一個側面。

深圳之所以能代表中國近50年的發展，是因為她本身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自1978年12月國家發展重心轉為經濟建設之後，深圳、珠海等地被設為經濟特區，以吸引外資、引進技術，發展經濟。彼時的深圳，迅速聚集了全國的目光，更吸引了大量來自全國各個行業的人才。英雄不問出處，成為這座城市之所以能迅速崛起的關鍵密碼。

在傳統社會，個人事業的發展往往受制於戶籍、檔案、血緣、地緣，起步於海邊小漁村的深圳，在當時幾乎是一張素紙。沒有厚重的本土文化圈層，沒有盤根錯節的利益網絡，只要有想法、有能力，不管是赤手空拳的草根，還是體制內不安分的下海者，都能在這張紙上揮灑翰墨展示才華。當一個地方能剝離一個人所有出身標籤，只以能力和貢獻來評價價值時，其迸發出的創新創造力能力，絕不亞於原子彈爆炸。

深圳呈現出的強勁生命力，讓每一個投入其間的人，隨時都充滿想要大幹一場的衝動。迄今都還清晰記得，二十多年前初到深圳工作時，每一天在街頭遇到的人，似乎都有一種周身籠罩在激情裏的光芒感，不甘平庸的進取心溢於言表。

在蛇口的咖啡館裏，面對面聽39歲仍籍籍無名的馬雲，手舞足蹈描繪藍圖。在五洲賓館的會議室，與比鄰而坐的男子交換名片後，一臉懵懂地念出卡片上「比亞迪王傳福」時，一臉不解地問，比亞迪是做什麼的。36歲的王傳福笑着說，掏出你的手機，打開看看藏在後蓋裏的鋰電池，我就是做這個的。還有任正非與華為，馬化騰與騰訊，汪滔與大疆，一個一個鮮活努力的人，成了能代表深圳的每一面。

深圳之所以能代表中國這50年，是因為她承擔了國家制度創新「試驗田」與「破題者」的核心角色。從打破平均主義「大鍋飯」、引入建築工程招標，到率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深圳在一張白紙上記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紙面到現實的探索的每一步。

美媒CNN發布報道稱深圳為「中國版硅谷」。其實，中國深圳就是中國深圳，就像中國上海、中國北京、中國西安一樣，是獨一無二的，有自己的城市性格、建築特色、人文地域、經濟特徵，不需要藉助他城來標籤。

# 《善男信女》叫好卻未叫座？

路地觀察 湯禎兆

由楊兩全執導、楊偉倫與鍾雪瑩主演的《善男信女》，上映之後口碑幾乎一面倒向好。然而，電影上映兩周，香港累積票房僅剛衝破五百萬元大關，市場反應與一致的好評之間，似乎出現了一道微妙的落差。問題究竟出在哪裏？

從劇本結構來看，《善男信女》的切入點其實極具生活感。故事由茶餐廳老闆榮吉將一盒「星洲炒米」錯送成「乾炒牛河」而引發，微小的生活摩擦在都市人的高壓與躁鬱下滾雪球式升級，荒謬中帶着寫實。

按理說，茶餐廳外賣、市井摩擦是香港人最熟悉的日常，理應極易引起共鳴；但細心推敲，限制了電影進一步「破圈」吸引普羅大眾入場的關鍵，或許正正落在女主角若蕾（鍾雪瑩飾）的職業設定——一個在逆境中掙扎的舞台劇演員。

這裏所說的「離地」，並非指劇本邏輯不成立，而是就商業市場的「情感投射」而言，劇場世界對一般香港觀眾來說實在太過遙遠。

不妨拿經典港產片《孤男寡女》作個對比。同樣要處理一段「上下級曖昧關係引發謠言、繼而令當事人事業受損」的危機，《孤男寡女》將背景設在寫字樓，上司與下屬的辦公室政治、茶水間的是非，幾乎是每個打工仔的日常縮影，觀眾無須費力便能感同身受。反觀《善男信女》，電影將這份職場與名譽危機放進了舞台劇圈子——舞台劇導演與演員之間的緋聞，在現實中究竟有多大機會成為娛樂版頭條或狗仔隊追訪的焦點？先不論其真實性，單是「劇場界」這個本身較為小眾的生態，已經在無形中替普通觀眾築起了一道理解門檻。

一部電影要從「影迷口碑作」躍升為「全民票房黑馬」，除了要有貼地的市井符號（如一盒乾炒牛河）作引子，更需要讓觀眾在角色處境中找到自己的影子。當男主角的茶餐廳危機充滿草根煙火氣，女主角的劇場困局卻顯得小眾而疏離，兩條線在「大眾共鳴」的層面上便出現了落差。這份微妙的距離感，或許正是《善男信女》在贏盡掌聲之餘，票房卻始終未能更上一層樓的關鍵原因。